

說部叢書

二集

第四十九編

續俠隱記

義俠小說 第一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俠隱記目錄

卷一

第一回	馬薩林	第二回	巡夜
第三回	盧時伏薦達特安	第四回	王后同主教
第五回	達特安同主教	第六回	四十歲之達特安
第七回	巴蘭舒遇救	第八回	半箇金錢之力
第九回	達特安遇阿拉密	第十回	德博理教士
第十一回	游說	第十二回	達特安訪頗圖斯
第十三回	頗圖斯有奢望	第十四回	摩吉堂
第十五回	阿托士父子	第十六回	波拉治堡
第十七回	阿托士的外交手段	第十八回	波孚公爵
第十九回	波孚在獄裏的行爲	第二十回	吉利模看守波孚公爵
第二十一回	拉勒米嘴饞	第二十二回	阿托士夜遇麗人
第二十三回	司克朗	第二十四回	別子贈劍
第二十五回	波孚越獄四十法之一		

卷二

- | | | | |
|-------|---------|-------|---------|
| 第二十六回 | 達特安告奮勇 | 第二十七回 | 追趕波平公爵 |
| 第二十八回 | 四俠相逢 | 第二十九回 | 聚會之預備 |
| 第三十回 | 折劍解圍 | 第三十一回 | 洛奧爾救人 |
| 第三十二回 | 樹林遇盜 | 第三十三回 | 兇惡和尚 |
| 第三十四回 | 冤家路窄 | 第三十五回 | 吉利樓開口 |
| 第三十六回 | 洛奧爾初見王爺 | 第三十七回 | 杯酒調停 |
| 第三十八回 | 查理第一來信 | 第三十九回 | 克林維勒之來信 |
| 第四十回 | 英后求馬薩林 | 第四十一回 | 吉士報捷 |
| 第四十二回 | 威脫會姪 | 第四十三回 | 慈父孝子 |
| 第四十四回 | 英后求救 | 第四十五回 | 可惜不殺 |
| 第四十六回 | 賀捷鬧事 | 第四十七回 | 花子頭目 |
| 第四十八回 | 布舍里之高樓 | 第四十九回 | 民變 |
| 第五十回 | 圍宮 | 第五十一回 | 報復之策 |
| 第五十二回 | 達特安見王后 | 第五十三回 | 主數出險 |

第五十四回 達特安保駕

卷三

第五十五回 賣草

第五十六回 阿托士的祕密信

第五十七回 蘇格蘭賣國王

第五十八回 報仇人

第五十九回 克林維勒

第六十回 四俠相遇於英國

第六十一回 達特安之暗號

第六十二回 樹林會議

第六十三回 祝壽

第六十四回 達特安用計

第六十五回 鬪牌

第六十六回 倫敦護駕

第六十七回 維明德

第六十八回 改裝通信

第六十九回 冒充木匠

第七十回 法場託孤

第七十一回 戴面具人

第七十二回 祕密房子

第七十三回 比劍

卷四

第七十四回 閃電

第七十五回 像酒

第七十六回 逃命

第七十七回 水上報仇

第七十八回 浮海

第七十九回 同歸巴黎

第八十回 見英王后報信

第八十一回 說降

第八十二回 查林登

第八十三回 救友

第八十四回 王后負義

第八十五回 法國真王上

第八十六回 阿托士被捕

第八十七回 困獸

第八十八回 甘明則報信

第八十九回 頗圖斯有神力

第九十回 捉人替代

第九十一回 藏金窟

第九十二回 活捉馬薩林

第九十三回 主教簽約

第九十四回 達特安能辯

第九十五回 王后簽約

第九十六回 回鑾

第九十七回 劫駕

第九十八回 四俠分散

續俠隱記卷一

第一回 馬薩林

話說法國紅衣主教府裏。有一間書房。中間一張大桌子。桌子上面擺了許多公文書本。桌子旁邊坐着一箇人。一隻手托着腮。在那裏想得很入神。背後就是牆爐。爐裏的火。燒得很旺。照着那箇人穿的袍子。桌上的蠟燭。照着他的臉。這箇人穿着紅袍。袍邊緣了通花欄杆。他一箇人坐在那裏。臉色微帶青白。眉頭很縐。房裏寂寞得很。一點聲響也沒有。只聽見門外親兵走來走去。腳步聲。看官要曉得。這間房子。就是從前紅衣主教立殊理。辦事的地方。現在立殊理主教已經死了。接手的人。本事很不及他。只算得他的影子。這時候。法國的情形。很不好。法國的威望。是沒有的了。王上的號令。是沒人遵守的。國裏頭的世爵大臣。常要造反。外國的軍隊。侵入邊界來。只要看看主教府裏的情形。也就曉得。現在的主教既不濟事。府裏的地方很大。房子很多的。却沒什麼人。院子裏雖有好多親兵。客廳廂房過道。一箇人影子

沒有。巴黎城裏的人沒一箇不同主教反對的。很藐視他的權力。外面百姓常常放槍。這箇時候百姓有了火槍。雖然尙沒十分糟蹋地方。却在街上時常放槍。彷彿是要給瑞士營同別的軍人看。叫他們曉得。現在的百姓也有點力量了。剛纔說的那箇紅衣人。不是立殊理。是立殊理の後任。名叫馬薩林。馬薩林一箇人坐在房裏。想不出法子。又沒得能力。去對付當時的危險局面。這位紅衣主教。一箇人坐在房裏。自言自語道。他們罵我是箇外國人。是箇意大利人。我如果讓他們。他們真要把我絞死了。這班獸子。他們不曉得。這箇意大利人。雖然說法國話說得不甚好。却並不是他們的仇人。那些說巴黎話說得很好聽的。常拿好話去騙他們的那班人。纔是他們的真仇人。說到這裏。馬薩林微微的含笑。說道。我也曉得。得了權勢的是常有危險的。他們却要曉得。我却不但是箇權倖。愛西士手上戴了一箇極好的金剛鑽戒指。原是王后給他的。指英我手上戴的戒指。是平常得很的。上面只刻了一箇字。同年月。却是在王宮教堂裏給的。（據拉波特日記所載。路易第十三之后。即前書

之安公主。私嫁與馬薩林。難道我就讓他們擺佈我麼。他們永遠在那裏喊。要貶逐我。却不曉得我有手段。叫他們或喜或怒。有時我有法子。叫他們喊波孚萬歲。過了幾時。我又設法叫他們喊王爺萬歲。又過幾時。我叫他們喊議院萬歲。現在波孚還在威英桑地方。將來有一天。王爺是要同波孚連合起來的。還有議院……說到這裏。馬薩林露出憤恨的神氣來。說道。我將來要想議院的法子。我們現在有奧林斯。同滿搭吉幫忙。我慢慢去收拾他們。他們現在喊驅逐馬薩林。將來不久。他們就要同他們的首領鬧起來。各人有各人的機會。從前立殊理在生的時候。沒人不恨他。等他死了。人人稱讚他。但是立殊理所處的地位。有時比我現在所處的。還要險呢。況且他當日常常的被貶。有幾趟他以爲被貶之後。永遠不得復位的了。好在王后是永遠離不了我的。倘若我輸了給百姓。讓了他們。王后也是要讓的。我們試試看看他們百姓。沒得王上王后。他們辦得什麼事。假使我是箇法國良家子。不是箇外國的人。……說到這裏。獨自出神。原來馬薩林主教所處的地位。真是十分爲難。

那爲難的情形。日甚一日。他爲人貪而吝。抽收稅款。抽得太重。百姓都受不住。百姓什麼都沒有。只有靈魂的了。靈魂是不能拍賣的。主教抽了許多稅。說是充軍餉。時時拿打勝仗去騙百姓。造了許多謠言。但是謠言是吃不飽的。百姓就很怨恨。馬薩林不獨苛待百姓。還苛待縣官。那時候的縣官。都是用重價買來的。主教一連賣了十二箇缺。還減了他們的薪俸。這班縣官。是恨極了。聯盟起來。不許主教再添縣官的缺。也不許宮裏再訛他們錢的。他們約好了。如果同盟內中。有一箇人。因爲違抗。丢了官。大衆湊錢去幫他。百姓對待政府的情形。也不對。那年正月七號。因爲政府要抽巴黎居民重稅。就有七八百家商人。聚會抵抗。公舉十箇代表人。去見奧林斯公爵訴苦。這位公爵。最好名譽的。接見他們。代表人說。他們已經議好了。不納新稅。倘若政府派人去收。百姓是要違拒不納的。公爵聽了。好言安慰他們。說了些好好盼望減少的話。應許他們同王后說。他們臨走的時候。公爵說了一句現成話。說的是。我們看有什麼法子再說罷。正月九號。公舉了幾箇爲首說話的人。去見主教。內

中有一箇。說話說得很重。說得很決裂的。主教也驚異起來。說了些安慰的話。叫他們走了。他那句安慰的話。同公爵說的一樣。也是我們想了有什麼法子再說罷。因為要看有什麼法子好想。就開了一箇大臣議會。請了戶部大臣來。這位戶部大臣。叫丹摩利。百姓因為他管戶部。極恨他。此外還有恨他的緣故。原來丹摩利的父親。叫巴狄赤。是在利昂地方開銀行的。他因為倒了帳。後來就改名丹摩利。從前是立殊理主教保薦。給路易第十三做戶部的次官。叫他改了名。很說了幾句好話。那時王上說道。我很高興叫他做這箇官。我原要箇妥當可靠的人。補這箇缺。先前有人說。你要保舉那箇光棍巴狄赤。我很不願意。只好叫他補的了。立殊理主教說道。陛下不要怕。陛下說的那箇巴狄赤。已經問絞死了許久了。王上說道。這麼很好了。你可曉得。百姓給我箇徽號。都叫我作公道路易。是有道理的。於是簽了字。就派了丹摩利做戶部次官。剛纔說的戶部大臣就是他。再說開大臣議會的事。丹摩利趕快跑了來。神色慌張。臉無人色的。說是他的兒子。幾乎被人行刺。百姓見他夫婦出門。

太奢華了。當街就攔住他。很辱罵了他一頓。看官要曉得。丹摩利初到巴黎的時候。身上只得二十箇法朗。現在分家。幾箇兒子。共總分了九百萬法朗。自己留下的。每年還有四萬法朗。那一天。街上的亂民。看見他兒子。有人就出主意。說把他捉了。拿東西來擠壓他。把他所吃的金子。都要擠出來。幾乎死在亂民手裏。因爲這件事。丹摩利心很亂。不便議事。議會只好不議了。第二天。會長毛禮。算是法國最有膽子的人。也被百姓罵了。毛禮對百姓們說。倘若他們不聽王上的號令。還要滋事。他就要在大街上。搭起絞人的架子。把爲首滋事的人絞死了。百姓們答他說。搭起架子來。是件很好的事。他們就可以把那班。朶削百姓脂膏的官。絞死了。這時巴黎擾亂得很利害。那一天是禮拜六。王后去諾搭丹教堂。有二百多箇女人。跟在後頭。吵着說。要還他們一箇公道。那班女人的意思。倒不是要暴動。不過要求王后可憐他們。就有王后護衛的親兵。把那些女人推開了。王后作出很驕蹇的樣子。不理他們。當天下午。又開議會。議定要彈壓亂民。保全王法。定了第二天。正月十二號。開議院。再說

開書所講的那天日裏。法國王上路易第十四。那年纔十歲。剛好出天花好了。藉口去諸搭丹教堂謝天。派了禁兵。瑞士兵。火槍手。把守王宮左右河邊。同新橋等處地方。王上從教堂出來。到了議院。不獨從前的上諭。一點沒收回。仍是照舊辦理。並且當日頒發了五六條新上諭。都是有害於國的。院長巴朗瑪。原是幫政府的。現在看見不妥。就連合議員。極力反對。大不以新稅爲然。王上頒了上諭之後。就回宮。沿路上有許多百姓在那裏看。知道王上纔從議院回來。不曉得王上是幫百姓。抑或幫政府。苛待百姓。一箇喊萬歲的都沒有。人人臉上都是很不舒服的。有幾箇人臉上露出痛恨的意思。王上走過之後。街上的兵。還是不退。因爲恐怕百姓知道又頒了新上諭。又要鬧事。果然百姓知道王上所頒的上諭。把稅加重了。登時聚了許多人。在那裏罵主教。喊道。推倒馬薩林。同時却恭維院長及議紳。喊道。巴留士長壽。巴朗瑪長壽。百姓知道這兩議紳。很替百姓訴苦。雖然沒把王上勸回頭。百姓們却是很感激他們兩位。官長恐怕鬧事。就設法去解散他們。誰知越聚越多。登時就派禁兵

同瑞士兵。到聖丹尼街。及聖瑪丁街。因爲那兩條街。聚的人最多。當下巴黎市長。到了王宮。他是來報告。倘若不把兵士撤回。不到兩點鐘。巴黎的百姓。就要反了。正在商議間。禁兵營的幫統甘明則。進來了。號衣也扯破了。滿臉都是血。王后見了很害怕。喊了一聲。衆人也十分着急。要聽是什麼情形。幫統說。禁兵一到了街上。百姓就狂怒起來。亂搖警鐘。他想弄箇榜樣。給衆人看。就捉了一箇爲首的。分付手下。送去法場正法。禁兵正拖那箇人走。百姓就在市場。攻打禁兵。也有拿長柄斧子的。也有擲石的。石如雨下。打得熱鬧時候。爲首的逃了。跑到某街上。躲在人家裏。把門關緊了。禁兵打開了門。找不着爲首的。鬧到這裏。幫統帶了禁兵。先回宮稟報。他們回宮的時候。有許多亂民跟着他們。有好幾箇受了傷。也有斧傷的。也有石傷的。幫統是眉間受的石子傷。當時政府。却沒力量去彈壓。主教只好趕快出告示。說明。兵隊站街。不過是政府形式上的事。立刻就要撤回來的。下午四點鐘。果然都調回王宮。王宮左右。派了小隊把守。瑞士兵火槍手。都在院子及樓下。人人臉上都著着急的。

不曉得要鬧到什麼田地。這箇就是作者開卷說馬薩林時候的情形。再說主教獨自一箇人。坐在書房裏。心裏所想的。就是百姓要作亂的事。忽然間他擡起頭來看鐘。正是六點鐘。他拿哨子吹了兩聲。帷幃後面一道私門。打開了。出來一箇穿黑衣裳的人。悄悄的走到主教所坐的椅背後。聽分付。主教知道是跟人。也不回頭。說道。白那英。什麼火槍手在府值班。白那英道。黑營。主教問道。是那一個。白那英道。特拉維帶的。主教道。那位兵官在大廳裏。白那英道。達特安在那裏。主教道。我聽說是箇好兵官。白那英道。是的。主教道。你去拿一身火槍營的號衣來。同我穿上了。跟人出去了一會。把號衣拿來。主教把身上的官衣脫了。換上一身火槍營的號衣。却很好看。穿好了。說道。你請達特安進來。跟人一句不響。從大門出去了。主教一箇人在房裏。對鏡子照照。覺得很高興。主教這時候。不過四十六歲。身材是好看的。比平常人是要高一點。臉色好看。眼睛是很有精神的。鼻子略大些。眉心很寬。頭髮卷曲。顏色深黃。額下的鬚很整齊。低頭看看自己兩隻手。那兩隻手。他平日最是留心的。把

皮手套去了。穿上一雙絲手套。這箇時候。門開了。跟人報道。達特安來了。一箇兵官進了房。這位兵官。有四十歲上下。身材却不甚高。却是很合度的。兩隻眼閃光射人。下頰的鬚同頭髮。原是黑的。現在有點灰色了。大約黑頭髮的人。飲食太考究。或是太不考究。頭髮都會變這樣顏色的。達特安進了房。登時就記得他好些年前進來過。見過立殊理主教。達特安進得房來。看見一箇他部下的火槍手。就留心細看。纔曉得是主教改了裝。就站在那裏。樣子是很恭敬。很大方的。主教很留心看達特安。過了一會。說道。你就是達特安。達特安道。是的。馬薩林兩眼還是不停的看。看他滿臉精神。很是箇有本事的人。達特安是經過多少閱歷的了。只管隨他看。一點也不難過。後來主教說道。我要你跟我一路走。其實是我跟你一路走。達特安道。我就照辦。主教道。我要看看王宮左右前後的兵。布置得怎麼樣。你看我會遇險麼。達特安很詫異的問道。遇險麼。有什麼險。主教道。有人說百姓反了。達特安道。百姓見了御前火槍營。是很恭敬的。假使他們要動手的話。我只要有三四箇火槍手跟住我。

我們就可以把一百箇亂民趕跑了。主教道。難道你不曉得。甘明則受了傷麼。達特安道。甘明則是在禁兵營。不是在火槍營。的主教微笑。說道。你的意思是說。火槍營比禁兵營好。達特安道。各人自然都說是自己的營好。主教道。我却不然。我脫了。自己的號衣。換穿了你們的號衣。達特安道。主教太謙了。又說道。我說句實話。我如果穿了主教的袍子。我萬不肯去穿別的衣服了。主教道。不過今天晚上。穿了主教的袍子。有點不上算。你看是不是。白那英。拿我的帽子來。跟人去了。把寬邊軍帽拿來。主教戴好了。回頭對達特安說道。你有馬匹預備好了麼。達特安道。常有配好的馬。主教道。很好。我們走罷。達特安道。主教要多少人護衛。主教道。你說有四箇人。就好抵敵一百箇亂民。我們也許碰見二百箇的。你帶八箇人罷。達特安道。我就照辦。主教道。很好。我們走罷。等等。我們還是從這裏出去罷。白那英。拿亮來。跟人拿了燭。主教從抽屜裏。拿出一把鑰匙。開了一道門。同一箇祕密室相通。他們兩箇人出了房。不到一會。就到了王宮的大院。

第二回 巡夜

再說過了十分鐘。這一隊人到了邦桑街。這條街在立殊理主教所蓋的大戲園後面。他自己編的一本很有名的戲。就是在這戲園裏演的。馬薩林是最喜歡音樂的。先前曾叫人預備。在這戲園裏唱高等的詞曲。法國高等詞曲。就是這箇時候起首有的。閒話不提。再說街上的情形。的確是同造反無異。一羣一羣的游民。滿街上走。看見了兵。是很藐視。只要稍不如意。就要打禁兵。都是尋釁的形狀。達特安剛纔說的話却是說錯了。在聖丹尼街。聽見槍聲從哈爾一帶來。又不多時。無緣無故。又敲起鐘來。達特安看見街上的人。情形雖是可怕。却還沒成亂。也就照常的在街上走。看見街中間。聚了一羣人。他是一點也不去先招呼。只管向着他們走。那些人彷彿知道達特安是不好惹的。讓開路。給他們走。主教爲人。是極謹慎的。看見達特安這樣的膽子。不禁的暗中佩服。到了薩鎮地方。有箇守門的巡兵。止住他們。要暗號。達特安說了暗號。就問是否甘明則在這裏把守。巡兵指了兩箇兵官把他看。看見一